

WAKE UP CALL 2007: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CHURCH AND MISSIONS

2007 警鐘為誰而鳴：重建教會和宣教的基礎

滿懷盼望

放眼望去，教會似乎滿有盼望，今日的教會和世界也頗有樂觀。

今年（2007）標誌著馬理遜來華兩百週年紀念。中國已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正緊鑼密鼓地迎接（2008）北京奧林匹克的到來。在西方，福音派超大型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有著創意的天才用音樂、戲劇、影音、視覺藝術、舞蹈……等全新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敬拜。“新興教會”（the Emergent/Emerging Church）用創新的手法打動 21 世紀的年輕人，建立群體生活，進入貧窮和需要的人群中。福音派神學院招收的學生也在破記錄，使得學校、教授和教會顯得捉襟見肘。

教會的短宣隊伍，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成年人（特別在暑假期間）。大型聚會如爾班拿宣教大會（如今已不在伊利諾大學 Urbana-Champaign 校區舉行）仍使我們想起從 1883 年開始的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雖然有科倫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1999 年 4 月 20 日），“9/11”（The September 11 attacks，2001 年），和維州理工大學（2007 年 4 月 16 日）等挫敗，我們的年輕人似乎準備要以無私的奉獻精神、關懷的群體精神，和頑強的決心，着手對付這個破碎世界的問題。志工在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後湧入路易士安娜和密西西比。21 世紀的成年人將重建他們父母的世代所遺留下來的全球混亂。教會也許活著——但是她是否健康？

警鐘該響

然而，也有一些讓我們擔心的「警示」。

麥道衛（Josh McDowell，《鐵證待判》的作者）在 2005 年的統計告訴我們，（美國）福音派教會 91% 的青少年並不相信宇宙中有絕對真理。新紀元的這些觀念繼續在侵蝕著「基督徒輔導」（Christian counseling）這個行業（如張逸萍在她的博士論文《不

聖潔的聯盟》〔Unholy Alliance〕告訴我們的），也更在不知不覺間藉著扭曲、半熟的真理（如《達芬奇密碼》所誇示的）挑戰著基督徒。福音派超大型教會吸引成千上萬的人，福音派和靈恩派領袖繼續在羞辱中跌倒。福音派出版社發行如巴刻所寫的《認識神》這樣堅實的暢銷書，和傅蘭姆（John Frame）的得獎作品《神論》（*The Doctrine of God*），但是他們有些也出版天主教作家，和異端的書，如《神的敞開性》（*The Openness of God*）——作者是賓諾克（Clark Pinnock），他在書中斷言神不知道所有未來發生的事。福音派雖然有很多教材，福音派信徒中也有很多敬虔的信徒與領袖，但西方教會仍在他們對聖經的無知中繼續休眠，滿足於主日講台簡短的搖籃曲和趣聞軼事，告訴他們「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人際關係」。我曾在電視智力競賽節目中看到，有兩隊參加競賽的大學生，無法回答任何一條關於聖經的問題。

福音派各宗派的神學院（浸信會、改革宗、時代論、衛斯理，跨宗派，新/半福音派）也許非常興旺，但是有些有著天賦的福音派神學家，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如香港），一個接一個接受邀請，在一些新福音派和非基督新教的學校中任教。自由派出版社歡迎福音派神學教授的手稿。許多所謂主流的教會與宗派接納同性戀者成為會員、牧師和主教。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師對成千上萬的人傳講福音，但是卻認為神在最後審判時會接受非基督教的追隨者（1997年6月1日接受 Robert Schuller 訪問時表示）。2006-2007年，美國聖公會也正經歷長老會在1930年代所經歷的，除了這次有點不同：如今是非洲主教指派宣教士來向美國教會傳福音。我們正在目睹另一波的背道，和福音派教會從主流宗派的出走。

短宣隊伍年年繼續出征，鋪道路，蓋房子，和年輕人、窮人建立友誼。當他們帶著影片回來報告時，教會也備受激勵。我們的年輕人在卡特里娜和維州理工大學的餘波後繼續擁抱，流淚，彼此鼓勵，安慰，付出。他們也繼續在爾班拿簽下志願卡，成為外國宣教士來事奉，靠主的旨意。

但是在西方，教會的問題很嚴重。該是敲警鐘的時候了。

當前危機

靠著主的恩典，我從1976年開始處理一些問題。在1984年我發表了一篇敲警鐘的文章，談到北美土生華裔在華人教會的需

要；1989年，我呼籲教會要以建立在聖經真理上的護教回應到海外求學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1997年我呼籲教會要認識後現代的問題；然後在2002年，提醒跨文化事奉機構，要為在中國事奉的專業人士建造更堅實的真理基礎。

現在是需要敲另一個警鐘的時候了。這次，教會要面對的是教會本身存在的問題。這是我從1985年以來就開始思想的問題（當時我正參加由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所主辦的華人文化與福音研討會）。這個問題是：

在教會成長和宣教令人鼓舞的表象下，福音派教會本身的根基正在毀壞。不少教會已失去她的認信，她對聖經真理的信仰。福音派教會，總結來說，正在成為非福音派教會。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正在重新經歷1900-1910年代的往事。

標記：當時和現在

1907年可以作為我們比較「當時和現在」的一個標記。儒家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止了，在文化思想上為全中國留下一個的真空。宣教團體在1907年慶祝馬禮遜來華100週年。基督教來華百年宣教大會（第三屆全國基督教宣教士大會）在中國召開。宣教士覺得，中國這頭睡獅，就將要醒過來了。

在北京，極端保守的慈禧太后，會在1908年過世。1909年，美國宣道會商人慕特（John R. Mott）會到美國、英國和歐洲旅行，為1910年代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建立支援。然後在1911年，孫中山正在組織和募款的革命將推翻滿清政權。

這些年代是以英國、歐洲和北美為根據地的宣教運動成長的日子。中國宣教士的力量在學生海外傳教運動（1883年）興起後持續增長，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會員在1900到1920年間大幅成長。西方宣教士人數到1926年達到高峰，有8,000位在中國。中國新教教會的會員也在增加。1907年，宣教士的代表人物如李提摩太已經在中國事奉了35年，深刻地影響著19世紀的中國歷史。在不久的將來，有新一波的宣教士代表人物，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賽珍珠（Pearl Buck）、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會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留下他們的腳印。

但是，當中國和西方教會在數量和外展上增加的同時，教會的根基也在腐壞。簡單說，教會正在放棄信仰。

1870 年代（緊接著南北戰爭，1861-65 之後），美國大城市的社會力量正在釋放：移民從南方湧入，包括新獲自由的奴隸和非新教的歐洲人。德國的大學為美國教授提供新的觀念去教導：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聖經批判學、自由派的神論、人論和救贖論（在保守派陣營這邊，美國的福音派將首次提出時代論，始於 1870 年代的長老會）。到了 1880 年代，長老會教會舉行了一個審判，對紐約協和神學院（由長老會中同情復興的人士，在 1841 成立）一個教授的自由派思想進行判決。到了 20 世紀的黎明，帶著自由派觀念（不相信如童貞女和基督復活的神蹟）的宣教士已經開始航向中國。李提摩太從一個熱心宣教的神學院學生（1860 年代，威爾斯），變成一個「普救論」者——他所盼望的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能同時包容基督教和中國哲學。

到了 1920 年代，不再有對自由派長老會牧師的異端的審判，而是一個運動（由 Auburn Affirmation 所代表的）——稱童真女生孕和基督復活的教義是「非基要」的——也就是說基督徒不必相信這些真理，也能成為真的基督徒。到 1929 年，最重要的長老會學校，普林斯頓神學院，強迫優秀的新約教授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離職。1925 年，保守派人士在德州成立了達拉斯神學院。

腐爛何由？

這怎麼可能，在 1880 年，學生志願宣教運動才剛組織起來，且福音派長老會可以向一個聯合的神學院抗議其自由派觀點，然而在 1910 年，李提摩太已經開始宣講「普救論」；而在 1920 年代，自由派神學已經控制了長老會教會？教會是否在沉睡？我的看法是：

- (1) 教會必須要有平信徒敬虔的基礎，但是光有敬虔、沒有教義的警覺，會導致背道（自由主義）。
- (2) 宣教運動不能只建立在熱情上，而要建立在不變的聖經真理上。若非如此，世界的需要和機會（如 1900 年正在醒來的巨人，中國）會席捲宣教士的心志，轉移他們對福音絕對的宣講的注意力。
- (3) 因此，神學院和宣教團體必須堅持為他們所征召的宣教士提供一個穩固的教義基礎，以及為半途、成熟的宣教士提供持續的聖經教義教育。

如果不這樣做，今天的教會就會走 1907 年教會的老路。她會進入一個時代，如同 1940 年代的福音派，不會認得 2010 年代所謂的「福音派教會」的面貌。2010 年代的福音派教會的認信，會與 1960 年代的自由派教會的認信很類似，以致於「福音派」這個標籤會變得毫無意義。

該怎麼辦？

有什麼能做的呢？有的，但這會需要福音派教會奉獻他們的心、血、汗，和淚。

(1) 平信徒必須急起直追，以聖經教義、護教學、倫理學來教育自己，加強對聖經的基本認識。

(2) 會眾必須堅持要求他們的牧師和講員深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每個字，且聖經是無誤的，是前後一致的，以及它教導的是絕對真理。教會領袖（長老、執事、退修會計劃者），必須警覺於是否有自由派的思想侵入教會的講台。

(3) 牧師必須以充滿聖經教義的解經來佈道，而不該滿足於「心靈雞湯」式的講道。

(4) 宣教大會可以恢復成聖經大會（如同 1870 年代一樣）：要恢復聖經的解經，和關於人的失喪的福音的教導。

(5) 需要強化目前的悔改運動，以及為北美教會的禱告。我們不止需要喚醒美國，而是要高喊：「在美國的教會，轉向神！」

(6) 福音派教會和神學院必須把我們對世界苦難的回應，建立在神不只是個愛的上帝（如同布殊總統在 2007 年 4 月 16 日提醒我們的），而且也是掌權的上帝的這個基礎上。耶穌仍坐在祂的寶座上。從這個榮耀的角度，我們在窮人和苦難的人當中宣講神的國。

(7) 福音派思想家對那些重要的、在智力上對教會的挑戰，要提供堅固、合乎聖經的答案：教會是否壓制真實的觀點（例如諾斯底主義）？異端的經文（如多馬福音）是否真的是基督徒聖經的另一個選擇（更好的選擇）？耶穌真的結過婚嗎？難道人最重要的需要不是「自尊」（self-esteem）嗎？我們不該愛自己嗎？我們是否應該贊成按立先知和使徒？今天神在聖經以外還有新的啟示嗎？

文化（哲學）是不是神對人類的啟示？老子是不是先知？我們是不是應該放棄聖經是絕對真理的宣稱？

我們是否還在沉睡？若是如此，有一天第三世界的教會要回來對北美傳講福音。她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Samuel Ling in Redondo Beach, California

April 17, 2007 the morning after Virginia Tech

For Further Reading:

David Wells, *No Place for Truth* (Chinese translation: *A lonely God* 《孤獨的神》).

Mark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J.I. Packer, *Truth and Power*.

Peter Jones, *Pagans in the Pew*. www.spirit-wars.org,
www.cwipp.org.

John M. Frame, *The Doctrine of God* (cf. chapters on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free will). www.frame-poythress.org.

Francis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video also available).

Lois Chan, *Unholy Alliance*. 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org.

Josh McDowell, *From Beliefs to Convictions*.